

去道德的想象力：金斯伯格《我的悲哀的自我》中美国城市的环境伦理危机

Demoralized Imagination: American Cities' Environmental Ethical Crisis in Ginsberg's "My Sad Self"

孙艳萍 (Sun Yanping) 张桃红 (Zhang Taohong)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十分关注人与居住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一诗中，金斯伯格通过刻画高耸入云的摩天建筑景观和刚果雨林式的街市景观，反映了现代城市景观给人的自然审美、地方意识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揭示出去道德的想象力这一美国城市的环境伦理危机。同时，诗歌以其深刻的道德探索表达了诗人的环境伦理意识，倡导充满人文关怀与道德关照的城市景观建造，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景观的伦理关系，寄寓着对现代人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艾伦·金斯伯格；《我的悲哀的自我》；城市景观；去道德的想象力；环境伦理危机

作者简介：孙艳萍，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张桃红，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Demoralized Imagination: American Cities' Environmental Ethical Crisis in Ginsberg's "My Sad Self"

Abstract: Allen Ginsberg,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uts great emphasis 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By depicting the skyscraping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and the Congolese rainforest-style street landscape in "My Sad Self", the poet presents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incurred by urban landscapes in terms of humans' natural aesthetics, sense of place and identity, thus pointing out American cities' environmental ethical crisis, namely, demoralized imagination. Meanwhile, the moral exploration in the poem expresses Ginsberg's ethical consciousnes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brimming with humanistic concern and moral import, and leads people to reexamine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existence and modern urban landscapes.

Key words: Allen Ginsberg; "My Sad Self"; urban landscape; demoralized imagi-

n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al crisis

Authors: Sun Yanping,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pearlsyp@163.com); **Zhang Taoho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mainl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595260835@qq.com).

艾伦·金斯伯格 (Allen Ginsberg, 1926-1997) 是 20 世纪美国文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催发了战后美国的民权运动、女性解放思潮以及环境保护运动, 影响持续至今。纵观国内外学界对金斯伯格的评论, 绝大多数学者主要探析《嚎叫》("Howl")、《卡迪什》("Kaddish") 和《帕特逊》("Paterson") 三首诗歌的创作风格, 却鲜有对其他诗歌及诗歌中景观和道德主题的研究。然而, 有大量研究表明金斯伯格深受惠特曼 (Walt Whitman) 和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的影响, 对二者城市生态诗学的风格和思想的传承尤为明显, 主张以真实的景象和直白的诗歌语言来表现个人感受和社会现象¹。本文认为金斯伯格的创新之处在于把诗歌模式看成是世界的意向, 坚持用景观诗来表达对可见世界的伦理认知。20 世纪五十年代, 他的诗歌从肖像画发展到景观画², 着力描绘美国城市的全景景观。在《我的悲哀的自我》("My Sad Self", 1958)³ 一诗中, 金斯伯格通过勾勒不同类型的纽约都市景观, 塑造了一个伦理混乱的异化之城, 引发关于人与景观的伦理关系的哲学思考, 表达了对美国城市环境伦理危机的担忧和批评。

将伦理延伸到自然环境, 不仅是金斯伯格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的必要之举, 也是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存在之间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聂珍钊 13) 作为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当代美国文学地理学家段义孚 (Tuan Yi-fu) 以人和生存环境的伦理关系为研究核心, 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创建人造景观时主要靠丰富的想象力, 从而将想象力定义为“人创造性地发展人类理解道德内涵的能力”(转引自宋秀葵 86), 以此来强调景观建造中

1 参见张缙:《影响与创新: 艾伦·金斯伯格诗歌经典建构》,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68-69 页;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05 页。

2 肖像画体现在《空洞之镜: 愤怒之门》(1947-1952) 诗集中; 景观画则体现在金斯伯格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的《绿色的汽车》(1953-1954)、《嚎叫: 旧金山湾区》(1955-1956) 以及《现实三明治: 欧洲! 欧洲!》(1957-1959) 诗集中。

3 诗歌《我的悲哀的自我》的英文参见 Clean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415-416; 中文译文主要参考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 文楚安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72-175 页; 笔者略做修改, 下文只标注诗行, 不再一一说明。

想象力与道德相结合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想象力一方面“让人类逃往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犹如一个“化约主义者”,将“与当前问题没有严格联系性的所有信息全部排除”(段义孚,《逃避主义》213-214)。人类因此进入一个伦理两难的境地,即伦理困境¹中。在景观建造中,想象力把包括自我、人际关系、道德等实质性内容全都消解,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去道德的想象力。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中,去道德的想象力主要表现为景观建造不断剥夺人的自然审美和交际欲望,使人陷入冷漠、疯狂、破坏和自我迷失的非真实存在中,最终丧失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引发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金斯伯格通过景观表征的方式,剖析城市景观给人的审美、地方意识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带来的伦理问题,揭示出去道德的想象力正是美国城市身陷环境伦理危机的症结所在。同时,诗人重新审视人与景观的伦理关系,倡导充满人文关怀与道德关照的景观建造,探寻走出城市环境伦理危机的可能性。

一、高耸入云的建筑景观:自然审美的剥夺与非真实的存在

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中,金斯伯格首先将自己放置于高耸入云的建筑景观之中,其目的并非浪漫主义式的借景抒情,而是在景观的参照下用诗歌模式把对人、自然和人生的看法应用于有关去道德的想象力这一主题中,从而表达对美国城市发展的伦理思考。诗人开篇描绘了纽约极具现代城市特色的摩天景观的庞大堆积,这可看作是对人类试图超越自然、追求绝对自由意志和消解理性意志的指认,自然审美的剥夺和非真实的存在成为城市环境伦理危机的真实写照。

该诗共四节,六十七行。诗歌第一节开门见山地指出,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为代表的城市建筑景观成为现代都市人无法逃遁的审美对象,剥夺了过往与夕阳余晖、虫蚁昆类共生相伴的自然审美趣味。诗人“爬上 RCA 大厦顶楼/凝视我的世界,曼哈顿——”(2-3行),聚焦“我的那些摩天大楼”(4行)。曼哈顿的摩天建筑群原本是现代城市一道道光彩亮眼的天际线,但在诗歌中它们却成为诗人“眼睛充血变红”(1行)时的游离之所,已成为诗人驻足哀伤、触目恻心的能指对象和所指目标,引发伦理混乱。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我们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回到历史现场和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去分析和理解文学作品(聂珍钊 99)。二战后,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摩天大楼数量激增,高耸入云的建筑景观成为现代都市的永久在场,强行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审美对象。诗人站在高耸入云的摩天楼顶,继而勾勒出一幅由汽车、水泥大桥组成的曼哈顿全景画:

1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困境(ethical predicament)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

它那如虫蚁一般的汽车，小小的黄色出租车，大小
如同微粒的男人行走——
一幅由大桥，在布鲁克林这机器上空升起的日出组成的全景画
而太阳在新泽西沉落我在那儿出生
夕阳也扫过帕特逊我曾在那儿玩虫蚁——（7-11行）

居高凝视，车如虫蚁，人如微粒。这一看似夸张却又写实的画面尖锐地指出摩天建筑景观对人的自然审美的无情剥夺。与此同时，在诗意的比喻中，诗人回忆起儿时成长的地方，由此对照着描绘了童年时期在夕阳余晖中与虫蚁嬉戏的画面。进一步说，自然审美的剥夺的关键不仅在于外在环境的变迁，更在于对人的心理情感的摧毁。段义孚曾指出，摩天大楼也许内部的玻璃、铝材和木材装饰华丽美观，但是除视觉经验之外，人们即闻不到芬芳的气味，也听不到美妙的声音，更没有抚触的欲望（*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114）。身处此境，诗人缺乏对自然的感知体验，看到日出也是升起于布鲁克林这架机器的上空。现代都市的机械制造和物质文明磨灭了对以夕阳、虫蚁为代表的自然界的审美以及与之相应的传统价值观。金斯伯格并列两幅图景，展现了现代城市的审美流变。

诗中，高耸入云的建筑景观给现代城市带来的伦理问题还体现在销蚀了人的交际欲望。摩天大厦的全玻璃幕墙，犹如“有意制作的一面无处不在的镜子，反射周围环境映像的同时，消隐自身和他人的实在性”（初枢昊90），逐渐割断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在诗歌第二节，当诗人走上人行道，试图凝视身边匆匆而过的路人，却发现一张张“厚眼镜玻璃片，面孔”（27行）。金斯伯格借此暗讽在一个一切已被景观化、程式化的世界里，人们戴上厚重的眼镜，不是为了增进视力，从而拉近与他人的距离，而是宛如在内心竖起厚厚的墙体，隔绝自我与外界的交流。诗人发现人类在景观建造上的想象力是以麻木心灵、断绝人际交往为代价，进而试图去突破，“询问他们谁拥有过爱情”（28行），却无果而终，只能“在无穷无尽的悲哀中行走”（38行），“脸上泪水涟涟映照在 / 橱窗玻璃上”（41-42行）。金斯伯格敏锐地觉察出现代人日趋式微的交际欲望，交流的多样性在无声无息间被摩天大楼视觉上的丰富性所取代。人们犹如木偶一般生活在一个冷漠、非真实的世界中，陷入没有交际欲望的伦理真空。

此外，在诗人笔下，曼哈顿栉比林立的摩天建筑已成为导致美国人心理错乱的妖魔，正如诗人在《嚎叫》（1955）一诗中将其比喻为巨兽摩洛克¹。它们矗立于城市中心，作为“去政治化和推广绥靖政策的天然工具”（凯尔

1 摩洛克 (Moloch)，古代腓尼基人尊奉的火神，以炮烙婴儿作为其献祭品。金斯伯格在《嚎叫》一诗中包括摩天大楼在内的美国现存社会体制比拟为摩洛克，即破坏心灵和精神的邪恶力量。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注释部分。

纳 3)，用机械、物质吞噬着人的思想，时刻剥夺人的自然审美，时刻产生可憎的心灵麻痹，让人漠视社会现实，一味地沉湎于追求物质的非真实中。

男人争先恐后走上街
 拎着行李包裹，手拿报纸，
 打着领带，穿着入时
 奔向欲望之门
 男男女女流水般涌上人行道
 红灯自动抑制着不耐烦的等待
 以及街边的兴奋骚动 ——（47-53 行）

在诗歌第三节的这段近景描写中，“争先恐后”和“流水般涌上”两个动作表现出穿梭于摩天大楼的人们行疾如飞、奋勇当先的生活样貌。然而，诗人随即指出他们是为了“奔向欲望之门”。值得注意的是，诗行中有多个“名词+现在分词”：*man struggling up the street*、*man, woman, streaming over the pavements*、*red lights clocking hurried watches & movements*；以及“介词+名词”：*with packages, newspapers, ties, beautiful suits*、*toward his desire*。诗人用整饬、划一的认知单位来捕捉眼前掠过的景象，犹如印象派画家疾飞画笔，把人物须臾间的样貌神态直接涂在画布上，将片刻的感知化为具体的存在，生动地缔造了一群对物质如蚁慕膻的男男女女形象。段义孚指出，城市景观建筑一旦完成就代表了能够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一种环境，将改变人的认知（《空间与地方》83）；摩天大厦包含垂直的建筑元素，暗示着城市的超然性，象征超脱躯壳、追逐向上，容易唤起人的物质欲望（《恋地情结》25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早已与景观融为一体的美国人必然受到高耸入云、棱角分明的摩天建筑的影响，陷入追求无尽物质的非真实中。

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是远离自然的人造物，注重华丽的外表而忽略人的主体性，不仅剥夺了人的自然审美体验，还让人处于非真实的存在中，使现代城市身陷一系列伦理问题的泥淖里。去道德的想象力的城市摩天建筑景观成为美国城市环境伦理危机的重要表征。

二、刚果雨林式的街市景观：地方意识的丧失与身份认同的失败

摩天建筑无疑是现代城市景观显眼的标志，而街市作为城市重要的物质环境，是人形成地方意识和确立身份认同的源泉。然而，现代街市的“性质和用途彼此间相去甚远”（段义孚，《恋地情结》258）。金斯伯格同样注意到了现代街市景观的异质性，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中通过白描式铺陈具有私人空间性质的公寓景观和公共空间层面上的街道景观，指出纽约刚果雨林

式街市景观无限消解了人的地方意识和身份认同。

与金斯伯格同时期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在《推销员之死》 (*Death of A Salesman*) 中也批判纽约“小小的, 深隔在周围坚固的、高耸的、棱角分明的高楼大厦之中” (3-5) 的公寓。不同于米勒多方位、追踪式的展示, 金斯伯格采用意象派的创作风格来展示曼哈顿的公寓: “阁楼, 床, 只供冷水的公寓” (5行)。该诗行的英语原文只有四个单词: “lofts, beds, coldwater flats”。诗人即不直接发表议论, 也不进而抒发感叹, 而是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又形象地展现场景, 将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凸显公寓景观狭小、封闭、冷漠、非家的特征。诗人同时聚焦纽约街道的拥挤状况, 观察到“条条小径与那些隐蔽的街道相连” (16行), “车辆来回行驶” (32行), “而所有这些街道/交叉纵横喇叭声声, 排成长蛇阵” (54-55行)。段义孚曾将俾格米人 (Pygmies) 刚果雨林式居住环境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 (Pueblo Indians) 居住的美国西南半干旱高原环境作比较。他提出, 不同于高原地区视野开阔、宽敞明亮的居住环境, 刚果雨林式居住环境封闭狭小, 看不到远景, 视觉上无条理, 因而影响居住者的星空意识和地方感, 造成日常家庭聚会贫乏, 从而逐渐丧失“家”的概念 (《恋地情结》 116-119)。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中, 汽车扎堆的街道、人潮涌动的步行道、只提供冷水的阁楼公寓……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意象堆砌出诗人笔下街市景观的特点: 逼仄封闭、混沌拥挤, 一幅刚果雨林式街市景象。长期寓居于此的人深受“地方丧失”¹之困, 产生非家幻觉。

此外, 人类利用无穷的想象力制造出现代街市上各种“非地方” (non-place), 这是诗人及美国民众地方意识丧失的另一根源。在诗歌第二节, 诗人“怀着悲愁” (23行), 从摩天大楼楼顶“乘电梯一直向下” (24行), 开始观赏纽约的街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诗人目光所及皆为人行道、电梯、街道等现代都市中的“非地方”。“非地方”是地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主要指街道、商场以及休闲公园等为人的地方迁移提供空间的地带, 其最大的特点是不提供地方所具有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地方依附和身份认同 (Augé 77-79)。正如段义孚指出, 拥挤的环境会抑制在超越友情和亲情纽带的特定个体之间发展密切的关系 (《空间与地方》 53)。因此, 纷繁多杂的“非地方”的出现必然促成地方丧失状况的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 其后果是造成人的归属感丧失、人际关系恶化、社会不和谐以及地方意识淡漠等伦理问题, 让包括诗人在内的都市人失去了可以通过依附社会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对自身有意义的空间。

地方不同于空间, 地方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 是“可感价值的中心”,

1 地方丧失 (place-deprivation) 指丧失“那些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刘蓓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59页。

是“个别而又‘灵活’的地区，社会关系结构的设置位于其中，而且得到人们的认同”（转引自布伊尔 70）。地方的完整性保证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因而诗人地方意识丧失的过程也就是其身份认同失败的过程。金斯伯格在诗歌第一节有意强调“我”的主体性，指出城市景观“记载着我的桩桩往事”（17行）：“我在那儿出生”（10行）、“我的爱恋”（12行）、“我的欢情”（13行）、“我的沮丧失意 / 以及狂喜神迷”（17-18行）；同时也着力宣告“我”对地方的所有权：“我的世界”（3行）、“我的那些摩天大楼”（4行）。作为纽约的定居者，诗人自然而然地以纽约人的身份自居。他将自己与都市景观融为一体，用以强调自我与景观的紧密关联，期望实现自我与景观的地理渊源，确保地方历史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找到属于自己身份的稳定脉搏。出乎意料的是，当诗人在不同的空间之间进行位移、流转，发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不复存在，帕特逊、布朗克斯、哈莱姆等有“阳光照耀”（19行）的地方，都随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和商业街道的出现“瞬间移向地平线”（20行）。诗人惆怅不已，沿着第五大道驻足于一些看似日常实则异化的街市景观，结果发现“周围的境况令我困窘”（46行）。到处游荡式的经历堆砌起来，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原有的生活被切断，熟悉的往日已疏离，身份定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纽约人、定居者转变为寓居美国的异乡人、逗留者。诗人身份认同失败，仿若浮萍，不禁感叹“我最终的永恒 / —— 物质如水”（21-22行），喻示自己身份飘渺无常，成为情感上的异域人，而这也正是当时美国人的类比与浓缩。

当然，金斯伯格本人的犹太背景也不可忽视，他出生于新泽西州纽华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当空间“被去疆界化和意义化，又根据殖民和帝国的管理被重新疆界化，这个过程无疑增加了地方意识丧失的状况”(264)。欧洲犹太人从1654年起陆续来到当时还是荷属殖民地的美国，躲避迫害，寻求新生活。美国虽被称为外来者的天堂，但是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即使在战后，绝大多数欧洲白人移民的价值观依然决定了美国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犹太民族虽然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家园到异乡生活，却始终保持着故土文化的特征。因而，无论是从新泽西搬到被去族裔化的曼哈顿，还是从布鲁克林迁移到被重新疆界化的布朗克斯和哈莱姆，金斯伯格一直处于游牧式飞散状态，无时不刻遭受着地方意识的消解所带来的伦理危机。

金斯伯格震惊于美国现代街市景观，却无力去改变。在刚果雨林式的街市景观的包围下，诗人虽流寓于美国各地方，却终日处于游荡中，也没有丰富的日常家庭活动，最终丧失了地方意识，无法完成身份的认同。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去道德的想象力所造成的环境伦理危机的又一表征。

三、人文关怀与道德关照：金斯伯格对环境伦理的想象

在《我的悲哀的自我》中，金斯伯格通过对建筑景观和街市景观引发人的自然审美、人际交往、地方意识和身份认同等伦理问题的探讨，揭示现代美国人身陷环境伦理危机的深层机理。同时，诗人也巧妙地将其对人与景观、道德与想象力的展望纳入到探讨中，表达了城市景观应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关照的环境伦理意识，完成了伦理选择。

首先，金斯伯格对去道德的想象力的景观掷出句句有力控诉，表达了建构充满人文关怀、益于个体发展的居住环境的伦理意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 266-267）。驻留于都市景观之间，诗人不断命名景观、罗列景观和回忆景观，从而增加自己对地方的直接经验，将地理上的美国与历史长河中的自我相融合，主张从时间和空间上保证个体在地方上的稳定发展。当诗人发现在纽约这样被去道德的景观所统治的城市里，只闻得行人奔向欲望之门的摩肩擦踵声、汽车轰鸣声，却不见有人驻足交流，深感无奈。他“站在一家汽车橱窗前/沉思默想”（30-31行），最后决定“回家做晚餐”（34行），希冀以温馨的家庭生活来摆脱伦理困境。然而直到诗歌结尾，诗人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居所，因为他心里明白，狭小的公寓空间已然剥夺了流溢温情的家庭活动，在公寓中寻求自我的认同只能是徒劳无益的遐想。

进一步地说，高耸入云的建筑景观虽然充满了梦想的火花，但其优雅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泡沫，掩盖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段义孚，《逃避主义》6）。20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称为最富有信心也最迷茫的年代。一方面，美国经济大繁荣，到处充满着实现美国梦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越南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发展制造业和城市景观，严重破坏环境，道德体系濒临崩溃。然而，正如诗歌所示，政府以及全国民众对此至若惘然，收音机依旧播着“夸大不实的战争消息”（36行）。无独有偶，老子曾指摘欲壑难填的物质文化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恶果，提出“为腹不为目”的主张，即“建立能够满足人的内在需求而非外在贪欲的生活体制”（30-32）。同样，金斯伯格的控诉和期望明确表达了建构人性化、益于自我发展的城市景观的美好愿景。

再者，金斯伯格将虫蚁昆类视为社区成员，并与动植物建立兄弟般的伙伴关系，表达了加强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照的环境伦理观。伦理不是景观的增补，一个可持续的景观存在不仅要满足人的需求，也要在道德上关照自然界。从在太阳沉落时出生，到在夕阳扫过的帕特逊与虫蚁相伴，诗人与自然同根共生，亦兄亦弟，在自己和动植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伦理关系。恰如美国生态理论学家利奥波德（Eldo Leopold）将社区成员的范围从人类自

身扩大到包括土壤、水和动物,或者统称为土地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173),金斯伯格将主体身份赋予自然界每一个成员,意欲建立起一个大同世界,表达了与自然友好、平等交往的渴望。

诗歌最后一节刻画了去道德的城市景观引发的荒原绝境:

汽车和发动机一齐狂鸣
 这般痛苦通向
 郊野,这个大坟场
 这片宁静之地
 在临终的床上或山上
 一旦亲临此境
 从此将不会苏醒无所企求
 万念俱灭
 就在这儿我所见到的曼哈顿的一切都将消失(59-67行)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刚果雨林式的街市等现代都市景观消解了人与自然生物及景观之间曾经和谐的伦理关系,造成人类和整个自然界消失殆尽。就像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核心情节,信天翁被老水手杀死后,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都接连遭遇厄运。金斯伯格在此亦指出一旦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宁静的郊野将变成死亡大坟场,曼哈顿的一切物质文明也行将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诗人关注人与自然的共同命运,凸显被都市景观所遮蔽的丑陋现实和去道德状态,指出缺乏道德砝码的想象力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失衡。诗人的诗歌语言、强烈的生态信念和伦理意识相融合,通过诗歌模式展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交融,呼吁人与动植物建立伦理依存关系,加强道德关照,让人与自然界和平共处。

此外,诗人通过生物区域层面上的自我定位和对儿时地方的美好回忆,表达了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诉求。生态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宣称自己住“在内华达西拉地区北部西边的山坡上,在余巴赫水域”(41)。同样的,金斯伯格在介绍故乡和童年时,也以一个生物区域而不是常规的一个县、省、或者国家名来界定自己的地方:“而太阳在新泽西沉落我在那儿出生/夕阳也扫过帕特逊我曾在那儿玩虫蚁——”(10-11行)。诗人没有使用官方的行政区域名称,类似A社区、B州、C国这样的表述,而是诗意地将地方、生物、自然景象与自己关联起来。布伊尔(Lawrence Buell)指出,这种生物区域层面上的宣称“要点不是重新划分州或国家的边界”,而是“反对根深蒂固的栅格式思考”,呼吁注重自我与地形、天气、植物以及动物的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93)。金斯伯格生物区

域上的自我定位不仅反映出他的环境认识能力，也表达出其环境伦理关怀，即倡导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友好互动、建立可持续发展关系，从而更加审慎利用想象力建构城市景观。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通过回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他的童年时光。回忆为人类所独有，记忆和回想归属于我们灵魂的具有时序感的部分。在回忆中，我们能像析别形状（空间）的大小那样，析别时间的长短（亚里士多德 236-241）。因此，诗人对童年的回忆，特别是聚焦与自然的友伴之情，突显了其对地方的深深依恋。而童年时代对特殊地方的依恋必然涉及人与自然的话题，因为它更像“一个有社会制造的而非个人的印记”（布伊尔 83），这种印记警醒并要求我们关注自然，即在生物区域内外建立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意识。

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 14）。《我的悲哀的自我》正是金斯伯格用诗歌模式为现代城市，特别是为现代景观社会提供的一种朴素的道德指引。在金斯伯格看来，走出环境伦理危机的有效途径必然是构建充满人文关怀与道德关照、益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景观，这也是诗人环境伦理想象的核心内容。总的来说，金斯伯格的环境伦理观不仅给美国城市环境伦理危机指出新的方向和出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借助诗歌传达环境伦理意识来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更是一种比单纯依赖科学技术更为可靠的选择。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Aristotle. *On the Soul and Other*. Trans.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 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 John Howe. London: Verso, 1995.
-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rans. Jiang Ning k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 Criticism: Environment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rans. Liu Bei.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初栢昊：“摩天记——摩天大楼与摄影记忆”，《世界美术》13.4 (2016): 85-97。
- [Chu, Shuhao. "On Skyscraping: the Skyscraper and Photographic Memory." *World Art* 13.4 (2016): 85-97.]
- 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
[Ginsberg, Allen.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Trans. Wen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 .“My Sad Self.” Clean Brook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Understanding Poet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415-416.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91.
-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 [Kellner, Douglas. *Media Spectacle: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Trans. Shi Anbin. Beijing: Tsinghua UP, 2003.]
- 老子:《道德经》,徐澍等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
- [Lao Zi. *Tao Te Ching*. Trans. Xu Shu etc.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P, 1949.
- 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英若诚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
- [Miller, Arthur. *Death of A Salesman*. Trans. Ying Ruocheng.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Snyder, Gary.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1990.
- 宋秀葵:“实现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评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东岳论丛》33.5(2012): 86-90。
- [Song, Xiukui. “The Balance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Morality: On Tuan Yi-fu’s View of Ecological Ethics.” *Dongyue Tribune* 33.5 (2012): 86-90.]
- 段义孚:《逃避主义》,周尚意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Tuan, Yi-fu. *Escapism*. Trans. Zhou Shangyi etc.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5.]
-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2.
-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rans. Wang Zhibiao.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7.]
- .《恋地情结》,志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 [—.*Topophilia*. Trans. Zhi Cheng etc.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 张缙:《影响与创新:艾伦·金斯伯格诗歌经典建构》。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
- [Zhang, Zuan. *Influence and Innovation: the Classical Construction of Allen Ginsburg’s Poetry*. Beijing: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16.]